

二論
引端

下冊



仿宋版
二論引端
校正精印

下冊

上海文書局印行

本局創業以來，向以發展文化爲本職，是以對於印刷，校對，裝訂，無不力求完善；近更改用仿古宋字，精印經史子集，學校讀本，新舊小說，以及醫卜星相等書，備供各界採用；且定價低廉，交貨迅速，如蒙惠顧，定能滿意；踴躍之至！

中華民國廿五年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仿宋
大字
二論詳解

洋裝二冊

定價洋一元八角

標點者 趙雲龍

校閱者 鍾際華

印刷者 大文印刷廠

發行者

北浙江路海寧路口
大文書局發行所
電話：安里內三十八號

增訂二論詳解卷之三

桐柏劉忠藎侯手輯

禮樂
見八倫第
三人而不
仁如禮何
章

先進第十一

○先進猶言前一輩人於字看禮樂凡

之言動交接有次序處野人外之

便是禮和順處便是樂野人外之

民是樸實無文的人後進猶言後一輩人於禮樂

禮一味要好君子謂賢士大夫

樂一味要好聽君子是文采可觀

的如字看用之禮樂吾是夫子

從先進是從先輩所不可斯須去身言我

生平之用禮樂則必定從先進文質得

宜之禮樂而不從後進文過其實之禮

○此章是夫子述時人之論禮樂而自決所從以維持禮樂也

但人之所用不同

先進於禮樂前輩之於禮樂文質彬彬最是得宜的

也今人反笑他過於樸實謂

君子也今人反愛他樣子華美謂

先進斷斷乎惟先如用之若我生平持身

○此章是夫子追思與難之賢記者因記其人以實之

多從之者

從我於陳蔡者日從我於陳蔡的人

及門也竟都不在我門下了吾何能已於

伯牛仲弓則有顏淵閔子騫

子曰夫子○古今只此

野人

後進於禮樂後輩之於

則吾從

則吾從

則吾從

則吾從

則吾從

則吾從

則吾從

則吾從

陳蔡
陳矯姓侯
爵虞帝舜
之後也為
周武王陶

○從也陳蔡二國者作人字看

伯牛仲弓則有顏淵閔子騫

言語有應對明敏

正王以元

○夫子嘗厄於陳蔡絕糧七日當時弟子多從之者今不在門中故夫子追思而嘆之

女大姬下

思而嘆之

是道得於心而

使奉帝

見於行事者

顏淵

祀蔡姬姓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之仁

侯爵周文

言語

自言曰

克殷封于

宰我子貢

如賢仲尼

管叔挾紂

政事

大者為政小

殺管叔放

冉有季路

如藝可足

德周公言

文學

是學於詩書禮樂

于成王復

子游子夏

如絃歌東魯模範

以奉蔡叔

學

西河皆可見其文

蔡侯聘孔

○同名

非也

助我

因疑問而有以

無所

我子貢

則有宰我

政事

有才識疎通

則有冉有

文學

有聞見博洽

子游子夏

相從於陳蔡者其賢如此

子游子夏

則有子游

○此章是夫子深嘉顏淵悟道之

子曰

弟子問辨

發吾之所未發

回也非助我者也

起發我也

則不是

於吾言無所不說

但見其於吾所講論於他的道理欣然領受巨細精粗無所不

說從

子曰

孝哉閔子騫

○此章書是夫子稱閔子

子曰

孝哉閔子騫

百行莫大於孝能盡

孝哉閔子騫

人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昆弟稱其孝而人皆信

今閔子騫父母稱其孝

之初不異於父

非實行交孚何以得此

此章是門人記夫

子取謹言之士也

武公為謹言而作也

南容三復

與議曰孔
子聖賢久
留陳蔡諸
大夫之行
皆非其意
若用子楚
則陳蔡人
人皆危矣
乃請與發
徒役圍孔
子于野糧
七日絕糧
愈講誦絃
歌不輟楚
昭王與師
迎孔子然
後得免

不是不論精粗淺是欣然
深無不然也說領受意

○孝哉是贊美閔子騫孔子弟

名損字人是外不間是合一而

昆弟即是是稱其盡

○南宮即南宮適是再三反覆即常

復是口誦心維白圭是大雅抑之

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乃衛可

警也兄之子是孔子哥是

與南宮
為妻

○季康子是魯大夫問弟子是孔

人孰也是篤好有顏回是孔

者好學言曾有這箇人短命

白圭南宮每日再三反覆吟咏白圭之夫能謹言則

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以他哥哥的蓋取其

此章見顏子死而聖學絕甚為可惜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

魯大夫季康子問門弟子中那一箇是好學的人孔子對曰孔子對有顏

回者好學吾門昔日有箇弟子姓顏不幸短命

死矣不幸把此人短命而今也則亡今日門弟子中

○此章是顏路愛回以情夫子愛回以義也顏淵死昔顏淵死家顏路請

子之車以為之槨其父顏路乃請夫子所是但

子曰夫子以義才不才凡人兒子有才亦

各言其子也以父視之才的固是兒子不才的鯉

也死鯉雖不才是我的兒子我豈有棺而無槨止

也死不愛他你看鯉也死的時候

死顏子三十今也是說今日弟子亡無

這好學的人

顏路是顏淵的父親名無

之車是夫子為大請車是外

以為椁欲夫子賣車才是子不

才是子亦各言其子就各人

有棺無椁不徇情徒行是舍

行大夫是有爵位出入乘車不

可徒行所以不

噫是傷天是上喪猶死予是我

也夫子不以身之存亡為死生而以不為夫人慟而

道之絕續為死生道有傳人則夫更為何人慟乎

有內棺而吾不徒行以為之椁吾不賣車徒步

非吾之薄以吾從大夫之後以我會做過大夫不

可徒行也斷不可徒步而行以葬回可矣何以請車

哉

此章是夫子顏淵死昔顏子曰噫夫子哀之說噫

悼道無傳也天喪予天喪予是天之喪回非喪回也

傳今回死則

此章是夫子哀之中節處為顏淵死昔顏子哭之

道而慟雖慟而不為過也

夫子悼道無從者曰從夫子的人恐夫子子慟

夫子之哭矣蓋欲其曰夫子哀傷之至有慟乎吾之

過於慟了

伯鯉字伯魚 賜因名曰 鯉魚公以 魯昭公之 魚之生也 氏生伯魚 宋之元官 十九娶于 孔鯉孔子 子孔鯉 子回 齊姜氏生 受學焉娶 里而教路 子始闕孔 顏路諱無 顏路諱無

卒墓在孔

子雖死猶生道既無傳則夫子雖生猶死矣

附棺曰棺

○之是指顏淵哭之

慟是哀之

從

欲厚葬之顏淵的門人議欲

子曰之說

不可具喪

有底曰棺

者是從夫子

子慟矣

言夫子過

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

門人厚葬之

的語竟厚葬之

無底曰棺

有慟乎

傷哀之至

夫人

子曰之說

回也視予猶父也

予

形不欲考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

不得視猶子也

乃今日厚葬不得如向日葬鯉之

非

壞令貌全

爲說我不是爲夫人慟

我也

然此非我

夫二三子也

乃爾二三子之不一是

言廓也

○門人之門人

厚葬

兼衣衾棺

回不安於地下

者責有所歸矣

○此章是夫子教季路

虎通

之淵

門人厚葬之子之命

○此章是夫子教季路

季路問事鬼神

季路問如何

書曰水火

蓋顏路

視予猶父

顏回

子曰教說

幽有鬼神

未能事人

苟未能盡

惟修六府

以父事夫子

不得

人則人

焉能事鬼

何能感格

未能事人

誠敬以事

允治以府

恩義兼盡也

不得

道有虧

焉能事鬼

何能感格

未能事人

敢問死

財用之所

得視猶子

指厚葬說言不得

非

季路又問死亦人所不免

曰之說

死安

未知生

歸其過於門人

○季路

即子路因其仕於季氏故稱季路

鬼神

侍側 子路侍立

閭閻如也

他的氣象則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是一箇閭閻的模

是當祭的鬼神如山川五祀先祖之類

未能事 不能盡誠

子路 子路侍夫

行行如也

他的氣象則剛強不屈英氣畢露是一箇行行

敬以人兄長 焉何也 如父母在生時不能

的模

冉有子貢 冉有子貢侍

侃侃如也

他的氣象則和順不

盡孝以事之而得其懽心到死而祭之如何能感格得

問死

足剛直外見都是箇侃侃的模樣

○四子氣象雖有不同皆是剛德足以任道者也

子樂

夫子着欣然

是問何以死而不愧 知生 是知人所

焉知

樂甚樂得英才 然子路過於剛有取禍而教育之也

○之理夫子因警戒之

若由也不得

死 言必不能知 人受天所賦仁義所以死也 禮智的理能完全

無闕則生理已盡到死時亦安而無愧

○閔子

即閔子騫侍側 是立于夫子旁邊

閭閻 說 事有不得已者為之可也今

閔子騫曰

言以諷之

閭 是和悅寓

如也

言是這箇模樣行行

改其舊而更新為之 財甚矣

閔子騫曰

只依那舊日規

如 是剛氣全露過於剛而歉於和也

侃侃如也

有甚處

何必改作

言蓋

順不足而剛直有餘

子樂

夫子見此四人皆切

矣 子曰 其言乃稱之說

夫人不言

言必

故樂得而
教育之也

若由也

言像由這
樣氣象

不得其

死謂不得其然是未足之詞若

魯人

指魯君臣曰人
者亦譏貶之詞

爲

之門

丘之門以中和爲教今由的瑟
不和甚矣何鼓於丘之門乎

變其氣質以進

長府

是藏名藏貨
財的府庫也

仍也

貫事

於中

門人不敬子路門人因夫子之言
大家都不敬子路子曰曉之

如之何

何必改

說

由也升堂矣

今由之學已造乎正大
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作

決言其不
當改也

未入於室也

特有歉於精微之奧
而未深入於室耳

豈可以鼓瑟
一事忽之哉

夫人

猶言此人
指閔子也

言

此章言道以中爲貴
二子皆失乎中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有

是當也言
是當乎理也

言

子貢問夫子說師與商

子曰

師也過師也才高意
廣好爲苟難

由

是子
路名瑟器

奚也爲也

故其所知所行

商也不及

其所以信謹守規模狹隘故

是夫

此夫子就師論師就商論

曰問說

然則師愈與

然則師愈與

所以閉情也

門人

是與子路
同列者

不敬

之意

升

夫子說他一箇過於中一箇不及於

過猶不

室欲正人之德也

是上堂道之正大高明人也進室

及道以中爲至失之過猶夫失之不及也安得以師爲愈乎

釋義云堂謂堂高顯

道之精微深奧處猶居之有室由已升堂但未入室便有可敬而不

此章是夫子深惡昔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封於魯國其富宜矣

季氏

視一云堂當也又明

忽可

富於周公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爲其臣者公○非攘君劉民何以得此○正當往救

季氏

也

○師張是子商夏是子孰也賢也愈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而求也仕于季氏乃替他緊急

釋義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猶字看過猶不及言二者皆失中也

吾徒也的弟子了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

也

猶字看過猶不及言二者皆失中也

吾徒也的弟子了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

也

猶字看過猶不及言二者皆失中也

吾徒也的弟子了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

也

猶字看過猶不及言二者皆失中也

吾徒也的弟子了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

也

猶字看過猶不及言二者皆失中也

吾徒也的弟子了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

也

猶字看過猶不及言二者皆失中也

吾徒也的弟子了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

也

猶字看過猶不及言二者皆失中也

吾徒也的弟子了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

也

猶字看過猶不及言二者皆失中也

吾徒也的弟子了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

也

猶字看過猶不及言二者皆失中也

吾徒也的弟子了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

之指季氏之富言○季氏已富於周公求又

非吾徒言不是我的弟子絕之也小子指諸弟子

鳴鼓所以曉衆攻是責之也鳴鼓而

攻謂聲揚其罪而責之也

柴孔子弟子姓高名柴字子羔愚是明智不足可經而不可

參是會魯是遲鈍人一看曉得他須

師是子張辟

由是子嘽是粗率○輕遽行事則

看是子嘽是粗率○輕遽行事則

○庶是近也言屢數也猶言空匱乏

○庶是近也言屢數也猶言空匱乏

○庶是近也言屢數也猶言空匱乏

回也其庶乎回也博約功深其庶幾與道爲一乎屢空且不以貧窘動心而求富

賜不受命則不安受天命而然其才識

億則屢中明敏料度

事情每切中賜其此亦賜的好處○勉哉

○此章是夫子言善人是質美未學之人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張見夫子嘗

子曰夫子○善人質美而未學的人也不踐

迹他不必踏着那聖賢的成迹做去而自不爲惡亦不入於室亦不能到精微深奧處而

入於聖人所謂善人之室也○之道如此

子曰夫子論篤是與觀人者

君子者乎焉知他是中外如

色莊者乎抑焉知非僞爲於外而爲色莊者乎○此觀人者不可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路問於夫子說人之聞善斯

高柴字子高齊人敬仲高後十代孫也長不盈五尺爲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蓋不殺方看是子嘽是粗率○輕遽行事則

不殺則順
人也方長
不折則怨
人也

命是天

不受命

不安受天命不
安貧而求富也

斷然行○在子路便有箇
急於行的意思

子曰夫子教

有父兄在有

貨財是貨

殖殖是生

億億是料度

屢屢是常

兄在上事事
當稟命而行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怎麼該聞得就
行須是斟酌到

處

常中是中乎其
事之成敗利鈍也

冉有問聞斯行之

冉有問於夫子說人之
可乎

子曰

聞斯行之

但有所聞
就該行了

○善人是生質本善而
不為惡之人

善人之

道即善人之所
迹是聖賢的成法

○緩於行的念頭

子曰夫子教

聞斯行之

公西華一齊聽
着因問夫子說

道即善人之所
迹是聖賢的成法

迹就是聖賢踏下
的舊跡也

踐迹是履
途守轍

不踐

也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

求也問
聞斯行

跡不消以聖賢的成法而
自不為惡是其質美也

室是道
之精

在夫子告他說有父兄
在則既以稟命為恭

求也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

求也問聞斯行諸

求也問
聞斯行

微深與處

不入於室

與處不能入道之深
奧處以其未學

夫子

子曰聞斯行之

子曰有父兄

求也問
聞斯行

故也

○論是言

篤實是篤
與為有德的人

與

子曰聞斯行之

子曰有父兄

求也問
聞斯行

君子是心口相孚
有德之人

色是外
貌

莊莊即
莊妝

鼓其勇行之志以進之也

由也兼人

故進之

由也資稟剛強
有兼人之勇

飾之

色莊是言論篤實而
者字看

退之

故教他審量着行乃所以

○疑也

故進之

故教他審量着行乃所以
○疑也

謂

色莊是言論篤實而
者字看

退之

故教他審量着行乃所以

○疑也

故進之

故教他審量着行乃所以
○疑也

謂

色莊是言論篤實而
者字看

退之

故教他審量着行乃所以

○疑也

故進之

故教他審量着行乃所以
○疑也

乎是未定之辭

○聞是所聞之善斯行是即見於行有父淵後顏淵相失在後邊

兄在是當稟命的如之何其聞死矣我只說你死於匡人

斯行之言決不可徑行也聞斯行今文未喪天道未墜地夫子是必在此

之言當勇行也由也問聞斯行

諸與求之問同也子曰有父兄在

與答求者不同求也問聞斯行諸

與由之問同也子曰聞斯行之與答抑之說

同赤公西赤惑是疑惑該是稟命該是疑惑該是稟命該

退是資稟柔弱退遜而不前進之是作其勇往之志也

兼人是資稟剛強一人有兩人之才退之是抑然以正道事君務引其君於仁義

進之求也退不卑他不稟命只患他心也行之不勇故教他聞斯行之所

○此章是顏淵以道信夫子而自愛其身子畏於匡夫子為匡人所圍有戒畏之心於匡顏

淵後顏淵相失在後邊而免既免子曰夫子喜相見說吾以女為

死矣我只說你死於匡人曰顏淵對○回視夫子為存亡子在

地今文未喪天道未墜地夫子是必在此回何敢死回何敢輕生而死○聖賢之死

此

○此章是夫子阻僭竊以扶綱常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

大臣與季子然自誇其家得由求為臣問夫子子曰夫

吾以子為異之問我只說你把箇非常的人來問曾由與

求之問乃只把由與求二人○所謂大臣乎所謂大臣乎

大臣者所叫做○平日正心誠意見明守固以道事君及到做

不可則止苟君不從乎道而不能自遂其志則止而不仕

今由與求也今由與求○君又不能不可

以進之由也兼人不患他不勇行只則止可謂具臣矣他只可備個臣數而已豈足為大臣哉曰季子然患他稟命有缺故教以有父兄在所止

則從之者與二子既非大臣然則凡事皆順從其主之所欲為者與子曰夫

○畏是有戒匡是宋地後相失在折之

女是犯匡人死是犯匡人子在淵若遇弑父與弑君的大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

女是犯匡人死是犯匡人子在淵若遇弑父與弑君的大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

○此章是夫子不欲子路薦舉未學之人為宰而因其強辨以斥其佞也

死於匡人也何敢死是死

子路使子羔

季子然季孫意如之子

大臣是有才

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以費邑歷辟乃薦舉子羔為費邑宰官

由求可謂大臣是以二子才

也

子曰夫子責賊夫人之子吾觀由所舉不是愛人的人乃害乎人的

子路曰子路乃強

其得臣是非

曾由與

也夫子此言因子羔質美未

子路曰子路乃強

求之問乃問此兩人亦何足道

謂是稱大臣以德言不

稷焉有社與稷焉為

有民人焉今費邑中有民與人焉為宰者所當治也

謂是稱

道是正

何必讀書然後

以道事君不從君

不可是

為學何必拘拘讀書章句

道止是去而不仕必

具臣只備其

曰而但斥其佞說

是故惡夫佞者

緣故深惡那

季子然
子然平子
意如之子
桓子之弟
也子然習
見其父逐
昭公常懷
不臣之心
自負其家
得臣由求
故就孔子
問之

不足為大臣也

從之是凡事皆從其主之所為而無可否也弑以下

曰亦不從也小失義事見未真守未定容或有之

若此等大事則斷然不從的

○使是薦子羔姓高名柴費私邑

宰是宰賊是害夫人暗指子羔之

子指子路言子路是簡害人的東西民是百姓人是官

屬是土社是神稷是穀何必是決讀

書是拘拘於章句之末也然後為學然後是方

才為是叫做言台民事神習其事自明其理即是學何必讀

學是為學書方叫

是故承上文說惡是疾佞者是口快的人不

佞口的人正以其不論理之○今由以仁為學之言亦佞是非而但以口給禦人耳甚矣實非我之所惡乎

○此章見聖賢經世之學首三節因四子侍坐而誘之言志中四節因四子言志而獨有所與末四節因曾點辨志而

兼有所與總是望其大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

華侍坐昔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以○此正可以言

曰夫子誘以吾一日長乎爾你們有志不言或以

毋吾以也爾須有懷必吐母以居則曰爾平

不吾知也吾之才足為世用如或知爾設或

則何以哉則爾將甚慶經濟○子盍為

路率爾而對曰子路一承夫子之問更千乘之

國今有地方出車千乘之國兵賦甚煩攝乎大國之間又管攝在兩

舉動有制○勢既如攝乎大國之間又管攝在兩

因之以饑饉又因之以年歲凶荒告○時又如

社稷社土稷穀主也地地之不能盡敬故封土為社以祭之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故立稷神以祭之王

侯所以立問是不是只取辨於口不

社稷而祭是理的也說出一個理來

求神報功之者為民

之道也故

春秋則求之

秋則報之

曾哲

曾哲名點

魯南武城

人曾參之

父也季武

子寢疾及

其喪也大

問是不是只取辨於口不

是理的也說出一個理來

○曾哲 孔子弟子名

侍坐 是侍

夫子 是因

之側以也 一日長 謙言長之

爾 指四

母也 毋吾以 謂勿以

之盡言也 居 是平 曰之言 不自負

吾知 言我非無可知但

若之 知爾 是君知而舉之

率爾 輕遽 對子路年長於諸

乘 是諸侯之國其地 攝 是

也為之 倘有知由者用之做官由也竭力經營處處

及三年 考績之期 可使有勇 可使民皆有勇敢

知方也 且知向義而親上 〇由之應人 知者如此 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 求爾之志何如 對

曰 冉有對說千乘 大國求不堪任 方六七十 但僅足六七

十又小之國 求也為之 倘有知求者用之做官求也

流比及三年 考功之期 可使足民 可使民問家

有備焉 〇求之應人 知其禮樂 若夫既富而又教之

俟君子 則有侍夫履中蹈和之 赤爾何如 問赤說

志何如對曰 非日能之 敢說赤已能之 願學

焉 願即其事 宗廟之事 彼宗廟祭祀之 如會同 會

以見辟王 〇此皆禮樂 端章甫 端之服冠皆章甫之冠

曰 榮不熟 由也 用之做官 為之